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1 曾 4
7 5 2
2 4



孔
麻
膏
錄

門4曾4
752
卷 24

孔
麻
實
錄

光緒癸卯仲夏
通文書局石印

永麻實錄卷一

大行皇帝紀

大行皇帝諱由根神宗顯皇帝孫也考端皇帝諱常瀛神宗第八子封桂王繼嫡妃王氏無出貴人馬氏生二子長桂恭王次上以天啟三年癸亥歲十月十九日生上於燕邸天啟七年秋端皇帝出封於衡州端皇帝垂憫書曰角修身貌似神宗性敦厚慈易為諸王最崇禎朝廷崇禮親藩諸王多憑依侵有司煩苦士民獨桂邸以安靖聞編修馬世奇中書舍人張同敞先後奉勅戒諭諸王俱以王賢報命崇禎六年詔遣編修閔仲儼冊立桂恭王為安仁王上為永明王崇禎十年臨監獲賊郭子奴劉新宇等及犯衡州端皇帝發藏金饋饌請調度粵兵城守明年討平之崇禎十三年奏請修衡州城優詔許之崇禎十四年上納王妃王氏崇禎十六年張獻忠掠寇湖南八月長沙陷分巡上湖南道參議金九陞託齋賀表去衡州驚潰端皇帝率桂恭王及上出奔僅達永州南之石期市賊追至巡道中軍主上庸率死士截擊端皇帝乃得舍舟逸去上庸力盡戰死遂與端皇帝相失端皇帝攜桂恭王走全州得達廣西應奉內豎陳進忠奉上走道州陷賊中不得去為偽吏所得將送賊所有吳繼嗣者故為巡簡伯賊中偽授永州經歷力調護上請給偽大吏得稍緩已而獻忠渡江走荊州偽吏無從致送遂免於難繼嗣迎居己署中益虔護侍每月初出夫婦皆拜謁奉膳隨如臣禮十二月征蠻將軍楊國威帥師復永州遂迎上入粵達端皇帝所遂從居梧州宏光元年端皇帝薨曆梓宮於梧州南岸桂恭王承國事思文皇帝立於福州以桂邸為神宗正允次宜承統有疑慮心下優詔結萬元吉何騰蛟丁魁楚不次皆遷九卿賜便宜蟒玉魁楚遂迎桂恭王及上居肇慶用杜推戴已而靖江庶人反思文皇帝益疑密詔丁魁楚相動靜處分未幾桂恭王薨盡上以簡靜為魁楚信重得無恙隆武二年八月丁酉思文皇帝遇害於順昌全閩陷總制兩廣兵部尚書于魁楚巡撫廣西僉都御史瞿式耜議戴上監國大學士呂大器兵部尚書李永茂皆至肇慶與定策唐紹堯副使林佳鼎御史王化澄率府州縣吏民迎上於寓邸釋哀服治府署為行宮行監國事

十月丙戌上即位於肇慶詔誥天下與勵文武兵民同仇恢復改明年為永歷元年

遂尊隆武皇帝為思文皇帝

永麻實錄卷一

船山遺書

順昌之訂未實或曰潛遜故也 追尊考端桂王為端皇帝兄安仁王為桂恭王 上嫡母桂王妃王氏為慈聖皇太后生母馬氏為慈寧皇太后立皇太后王氏 進呂大器為中樞殿大學士擢丁魁楚李永茂瞿式耜皆為大學士大器永茂入閣直機務魁楚總理戎政式耜以吏部左侍郎掌部事 命司禮太監王坤管文書房事 是月兵破贛州總督兵部尚書萬元吉監軍試中書舍人袁從諤通判唐元鏡以嗣唐王聿錫叛稱尊號於廣州改元紹武大學士陳子壯拜表請討之 命兵科給事中彭耀諭唐王聿錫蘇觀生不奉詔不臣死之 以唐紹堯為戶部左侍郎王化澄為兵部右侍郎兼會都御史總督兩廣 呂大器稱病棄官歸蜀 以林佳鼎為兵部左侍郎周光夏為都御史 兵部左侍郎林佳鼎帥師東討蘇觀生戰於三水敗績佳鼎及水師游擊將軍管燈死之 內批擢王化澄為兵部尚書 十二月以中允方以智編修劉相客充經筵講官已而不行大學士李永茂請終制去 命大學士瞿式耜入閣典機務 李成棟破廣州殺唐王聿錫及蘇觀生周王益王皆遇害何吾驥顧元鏡降 上避敵幸梧州瞿式耜諫不聽丁魁楚走岑溪

永歷元年正月癸卯朔上至梧州遂自府江幸桂林 李成棟攻肇慶梧州皆破之巡撫會都御史曹煜降 南雄韶州高州雷州廉州皆陷 二月上至桂林 進何騰蛟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督師如故徧封楚粵黔蜀諸將為侯伯 勅召詹事文安之王錫衮為大學士周堪庸為戶部尚書郭都賢李陳玉皆兵部侍郎皆未赴已而堪庸降於瞿式耜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給事丁時魁奏論新政當親行陣慎爵賞擢威福士嘉納之 晉戶部侍郎嚴起恆為本部尚書 孔有德攻相陰王進才王允成之兵潰何騰蛟走衡州遂陷長沙副總兵滿大壯死之 大學士陳子壯帥義兵復沿海州縣進攻廣州為李成棟所敗子壯死之 三月丁魁楚敗死於大藤峽李成棟陷平樂 上幸全州命大學士瞿式耜兼兵部尚書留守廣西 兵攻桂林瞿式耜帥總兵官焦璉攻卻之 進堵允錫章曠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制督師如故 劉承允以兵入扈遂逐王坤 勅召給事中金堡 四月上祀南郊 封劉承允為安國公馬吉翔為文安伯郭承吳泰和伯嚴雲從漢江伯詔杖給事中萬六吉御史毛書登吳德操已而釋之 封威晚王國璽為武靖侯馬九爵宛平伯王維恭長洲伯 兵破衡州殺黃朝官臨武知縣

李興鐸死之 五月上幸武岡 以傅作霖為兵部左侍郎掌部事 召川湖雲貴總督李若星為吏部尚書若星稱病去 張獻忠遣孫可望攻貴州總督楊鼎和棄城走可望攻陷貴陽已而棄貴去攻犯雲南 李成棟攻桂林瞿式耜帥焦璉擊卻之遂復平樂 左春坊張家玉舉義兵於東莞不勝死之 六月以吳炳為大學士入閣典機務 兵破嘗德堵允錫走永定衛 晉瞿式耜太子太師臨桂伯辭不受 七月刑部侍郎楊喬然解部務請勅入川貴督師劉承允逐之也 以嚴起恆為大學士召詣武岡不赴 何騰蛟入見劉承允謀殺之總兵趙印選劫騰蛟去復出督師 劉承允極嗣通山王蘊舒於宮內以密報敵警故也 八月瞿式耜奏迎駕居桂林承允怒不果行 督師大學士章曠卒於東安 孔有德攻武岡陳友龍迎戰於石羊渡劉承允降上出奔靖州武岡陷吏部侍郎侯倬偉時兵部侍郎傅作霖死之吳炳降 上自靖州應苗岫出柳州 九月兵陷黎平守將蕭曠死之 進封馬吉翔為文安侯掌錦衣衛管文書房勅旨 兵破沅州巡撫會都御史傅上瑞岳陽伯王允成降 十月分巡左江道龍文明土司曹鳴珂作亂上次象州瞿式耜拜表迎駕 以王化澄為東閣大學士 十一月上幸桂林瞿式耜嚴起恆入直 十二月勅何騰蛟督師出楚騰蛟帥師永忠盧鼎趙印選胡一青守全州 是歲雲南土

司沙定洲反攻雲南府黔國公沐天波棄城走騰越巡撫都御史吳文瀛降於定洲 永麻二年正月上在桂林 二月孔有德攻全州郝永忠潰走大掠桂林上奔柳州遂入南甯 封陳邦傳為慶國公 金聲桓王得仁舉江西反正前大學士姜曰廣承制封聲桓豫國公得仁建武侯 三月孔有德兵犯桂林瞿式耜何騰蛟帥師迎戰敗之追至大榕江 四月皇長子生 瞿式耜奏進八箴上嘉納之 五月何騰蛟復全州堵允錫帥師進忠之兵復嘗德 六月李成棟舉廣東反正封成棟惠國公修養甲漢城侯授袁彭年左都御史曹煜兵部侍郎耿獻忠工部尚書省何吾驥李覺斯顧元鏡毛毓祥皆以原官起用 江西生員雷德復奉美曰廣表奏報金聲桓王得仁反正至進曰廣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督師賜便宜行事以吳宗周為會都御史巡撫江西仍聲桓得仁承制封如故王天雷劉一鵬蓋遇時封拜有差授德復給事中 金固山來攻嘗德馬進忠迎戰於麻河大破之殲其軍 七月以朱天麟為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 瞿式耜表請上幸桂林接應

江楚雷賈不聽 以晏清為吏部尚書 金聲桓王得仁討 高進庫於贛州不下 談泰帥八固山之兵攻江
西破九江聲桓得仁歸南昌 八月李成棟遣杜永和迎駕 何騰蛟復東安 曹建志復道州 陳友龍以黎靖
反正遂復武岡寶慶 左春坊劉季鏞舉義兵於永甯復茶陵鄧縣安仁甯甯 曹建志復郴州 九月上發南甯
幸肇慶勅陳邦傳居守廣西邦傳自稱世守巡按御史吳德操劾之 上至肇慶拜李成棟征 大將軍勅築壇授
鉞成棟辭不受 封李元允為南陽伯提督禁旅馬吉翔提督戎政司禮太監龐天壽提督勇衛 十月 兵破鏡
州遂圍南昌姜曰廣馳奏請援 何騰蛟圍永州 以黃奇邁為營禮部左侍郎光經筵官蔡之俊陳世傑為左
右春坊直日講上日御行宮文華殿聽講 遣使航海諭會王 十一月四川總兵王祥收復川南遣使奏聞封祥
忠國公命都御史范鏞朱容藩聯絡策應 佟養甲謀 伏誅 何騰蛟使郝永忠攻陳友龍友龍失利走柳州永
忠大掠武靖 兵救永州胡一青迎戰於文明鋪大敗之騰蛟復永州 十二月何騰蛟復衡州 吏部侍郎吳
貞毓誅李成棟迎駕往廣州上遣刑部侍郎劉遠生諭之成棟惶懼奉詔 給事中金堡陸見奏劾郝永忠擅殺馬
吉翔擅權陳邦傳無功僭秩上切責堡 堵允錫以高必正李赤心十三營之兵自巫山來趨營德馬進忠驚潰遂
焚營德走湖南掠湘鄉衡陽次於湘鄉 鄭鴻達朱成功復福建沿海州縣奉表報聞 堵允錫以高必正十三營
自甯鄉攻長沙不克退屯湘潭營德復陷 是歲 兵攻破成都張獻忠殘孫可望自東川攻雲南沙定洲潰走可
望誘沐天波及副使楊畏知至晉降之詹事雷雖龍春坊閔仲儼行人龔霖皆降於可望可望遂據雲南四出攻下
府州土司
永曆三年正月上在肇慶 西洋人瞿紗微進新麻詔頒行之 詔所在督撫勳鎮將吏勿得縱兵掠殺焚毀淫虐
有故犯者督撫勳鎮削奪偏裨以下按軍法不貸 以劉相客為僉都御史協理院事 朱天麟罷 進方以智為
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召入直稱疾不起 遣僉都御史張充美齎密詔金音諭吳三桂 鄭鴻達復全州入奏優
詔獎勵之 二月何騰蛟進次湘潭堵允錫帥高必正十三營救江西至攸縣醴陵不進 進封馬進忠鄂國公會
志建永國公 兵大舉攻湖南陷湘潭副總兵楊進喜力戰死之馬進忠走寶慶何騰蛟被執不屈死之 談

泰政陷南昌大學士姜曰廣豫國公金聲桓建武侯王得仁皆死之江西盡陷蓋遇時走湖廣劉一鵬走撫州山中
何吾驥黃士俊入見各以大學士兼宮保尚書入直 三月 兵陷衡州胡一青退屯東安堵允錫以高必正十
二營走郴州 兵陷寶慶馬進忠進才退屯武岡 李成棟攻贛州至信豐與 兵遇大戰不勝死之杜永和
退守梅嶺 曹志建攻堵允錫於郴州坑其兵三千人羈允錫於桃川所允錫聞道奔富川 勅瞿式耜兼督楚師
式耜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雷監胡一青趙印選楊國棟諸軍出楚次於全州 四月孫可望自稱平東王遣前副
使楊畏知奉書貢金馬邀封王號會師 詔封可望景國公李定國以下封拜有差 兵陷永州及沅州靖州
王化澄病免 高必正入梧州詔大學士嚴起恒副都御史劉相客諭之必正遂入潯州劉希堯劉芳亮叛走郴
桂降於 五月遣兵科給事中趙昱司禮太監楊起春齎詔諭孫可望 楊大甫據梧州叛 堵允錫入見詔入
直辭請復出督楚師從之 召楊大甫至行在上御殿詰責大甫伏誅餘兵亂詔李元允招撫之皆降 以少詹事
張同敞兼兵部侍郎督兵出湖南 六月命堵允錫督楚師賜龍旗十二調用天下兵馬允錫入潯州調高必正十
三營遂次於潯州 兵攻陷福建沿海州縣遂陷潮州殺總兵曾慶巡撫都御史劉中藻守福州城陷死之
以揭重熙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督撫建義軍及劉一鵬之兵 何吾驥有罪免 袁彭年請假治慈母喪去詔
許之 封杜永和難雄伯羅成權寶豐伯分守梅關 七月 兵攻曹志建於永明志建帥兵迎戰 兵卻走副總
兵惠延年死之 李赤心死於南甯 八月趙昱楊起春至雲南孫可望奉詔起程春遁還 九月遣司禮太監
李國輔齎香帛密赴南京謁孝陵 十月下詔親征大學士嚴起恒請開御營庫節用措餉收募親軍以劉遠生為
兵部尚書總理戎政兵科給事中金堡監御營軍從之 十一月以吳貞毓為戶部尚書郭之奇為禮部侍郎 督
師大學士堵允錫卒於潯州 高必正入南甯 追贈何騰蛟為中相王謚文忠金聲桓為榆林王謚忠毅李成棟
為甯夏王謚忠烈王得仁為建國公謚忠壯立壇致祭上親臨奠舉哀百官皆大慟 追贈大學士姜曰廣為進賢
伯謚文愍 杜永和入見遂命提督嶺南諸軍恢復南贛 切責郭之奇萬翔怙黨行私 朱天麟陳邦傳遣胡執
恭以偽冊寶封孫可望為秦王李定國安西王劉文秀撫南王艾雲枝定北王偽勅可望總理天下兵馬錢糧文武

將吏便宜誅賞勿待詔旨可望遂自稱秦王引兵出貴州 十二月考選朱士鯤吳道昌等為科道官錢秉鐙等為庶吉士 郝永忠誘遠安伯陳友龍殺之 給事中尹三聘奏瞿紗微擅用夷虐熾亂祖憲乞仍用大統舊歷從之 永祿四年正月上在肇慶 兵大舉 梅蘭羅成權棄南雄走 上棄肇慶登舟將西奔大學士瞿式耜馳奏請上固守肇慶集援兵禦寇嚴起恒金堡交諫留駕皆不聽 戎政尚書劉遠生給事中金堡奉勅往廣州諭杜永和固守待援永和集兵城守 兵陷南雄韶州 上奔梧州黃士俊陳世傑等皆逃去勅袁彭年曹煜李元允守肇慶命大學士嚴起恒兼理兵部事 馬吉翔自請援廣東次於肇慶 二月 兵圍廣州 吳貞毓萬翔程源張孝起等疏攻金堡丁時魁劉相客蒙正發袁彭年詔貸置彭年勿問逮僅等下錦衣衛獄拷之 以程源為兵部尚書督師黔蜀不行 楊展奏孫可望稱冊封秦王專制天下脅辰納貴州土解兵付可望詔諭展可望王封專制非奉冊勅命展固守貴州勿受賊誘 三月王化澄自稱疾愈入謁太監夏國祥齋勅趨化澄入直 召朱天麟 張同敬帥師復東安遂圍永州不克退屯全州 分命於元煜吳李芳鄭古愛朱嗣敏皆兼都御史督諸勦鎮兵出楚俱次於廣西張同敬請解任付元煜等不報 瞿式耜奏下言官於詔獄拷掠追贓 僅存之元氣宜速宥出不報 張同敬奏諫詔獄切責之 四月以魯可藻為南京兵部尚書郭之奇為禮部尚書 雷德復奏許大學士嚴起恒起恒稱疾乞骸骨行人董雲驥王夫之疏諫不聽 勅趨朱天麟入直 焦理馬寶入見請釋金堡等於獄 袁彭年赴行在請同金堡等詣獄覈罪詔諭歸肇慶協守 五月 兵陷武岡靖州馬進忠退屯西延峒 兵 忠胡一青楊國棟曹志建奏請釋金堡等於獄 戊金堡丁時魁萬翔為兵部尚書 高必正党守素入見請趨嚴起恒入直從之起恒拜表去勅追還趨陸見起恒稱疾益亟不允 諭高必正党守素援廣東必正請括兵馬歸兵部錢糧歸戶部銓選歸吏部進止一聽朝廷諸帥不得以便專行奉上親征廷議不能從必正守素歸南甯 朱天麟遣胡執恭之子欽華赴行在求封孫可望秦王專制天下兵部尚書萬翔奏請從之大學士嚴起恒執奏勿許乃封孫可望荆郡王天麟及吳貞毓程源等密啟稱臣於可望請嚴起恒金堡可望不受詔稱秦王如故於胡

執恭 六月李元允馬吉翔帥兵東探賊於三水廣州圍益急 給事中李用楫使總兵李守忠殺吏部侍郎洪天權於高州 七月大學士文安之入見勸入閣典機務安之力辭請勅往荆襄號召王光與劉體濶等詔從之 朱天麟復入閣辦事 八月颶風大作廣州水師皆覆陷 十月 兵破全州胡一青退屯大榕江楊國棟馬養麟守海陽山馬進忠敗於西延峒貴州 焦理曹志建於賀縣 十一月 兵攻大榕江胡一青迎戰失利趙印選棄城走桂林潰遂陷留守大學士瞿式耜總督侍郎張同敬死之布政使關捷先監軍御史吳德操行 兵陷平樂總兵官都督周知朱曼如死之 上奔潯州總兵周金湯縱兵大掠百官潰散 兵陷梧州執王化澄殺之 兵陷廣州杜永和走入海 十二月 兵陷肇慶南陽侯李元允死之陳邦傳降 上奔南甯高必正走貴州 永祿五年正月上在南甯 高必正為孫可望所劫兵大潰必正死李來亨收餘眾走施州衛遂入巫山 二月陳邦傳以 兵攻宣國公焦理璉與戰敗死之 兵圍藍山伯馬養麟於永甯州城陷養麟死之 三月孫可望使其偽將吳都督至南甯劫上求冊寶專制大學士嚴起恒死之並殺給事中吳霖等十餘人上出御衣葬起恒親臨哭之 六月 兵攻南甯上奔太平 七月慈聖太后崩 久孫可望遣兵脅上居興隆百官扈衛死亡潰散從上者百餘人 是歲孫可望出貴州馬進忠王進才張先壁皆附可望宣平侯楊展不屈戰敗遇害可望遂攻王祥於遵義殺祥併其眾匡國公皮熊奔水西 永祿六年上在興隆 曹志建屯賀縣結若固守未幾卒 馬寶屯陽山 胡一青屯思明 四月孫可望遣李定國出湖廣劉文秀出四川 五月李定國大破 兵於靖州遂復靖州武岡 李定國復寶慶遂南攻桂林 劉文秀復成都遂圍保甯 六月李定國大破 兵於嚴關遂復桂林孔有德自焚死陳邦傳伏誅 八月李定國復平樂梧州柳州遂下永州復衡州 九月劉文秀敗於保甯退兵川南殺張先壁 李定國遣馬進忠馮雙鯉復長沙略地岳州 十月李定國遣兵略地江西復吉安 十一月李定國遣使奉表謁興隆奏捷候問萬安 兵大舉攻李定國於衡州大戰於黃沙灣 兵敗殺 敬謹王馮雙鯉退走寶慶定國之師遂潰退走寶慶 永祿七年在興隆 孫可望召李定國將殺之不克定國奔永州遂自平樂破梧州攻肇慶 四月孫可望與

兵戰於東安谷路口大敗走歸貴州 七月李定國圍肇慶不克遂自平樂退屯南甯

永麻八年在興隆 遣兵部侍郎蕭尹齋召命李定國迎駕封定國晉王定國號江奉詔表請養晦待時 李定國請詔絲道諭鄭鴻遠開道諭王光興劉體濤等會師聯絡共圖興復 李定國自泗城州間道入雲南

永麻九年正月在興隆 孫可望取給事中雷德復等十七人殺之於貴州 李定國密迎上入雲南即孫可望所營宮殿為行宮奉上居之 詔賜李定國上殿行親王禮征討定國餘以勅旨行事 劉文秀奉詔招孫可望

釋怨會師共獎王室可望不聽文秀飲死 孫可望舉兵犯順攻雲南次高沙寺李定國帥師禦之

小麻十年上在雲南 孫可望遣其將張勝開道襲雲南府將謀不軌李定國與戰於城下勝大敗被擒伏誅 李定國奉詔招白文選馬維興皆降之可望東大潰走歸貴州

永麻十一年上在雲南 詔討孫可望 十一月李定國兵至貴州大敗孫可望之兵可望棄貴州走武岡州降於

李定國遣兵守武岡 封白文選馬維興皆為郡王 密詔封鄭鴻遠為真定王進王光興李來亨劉體濤郝永

忠爵皆上公勅會師興復 孫可望洪承疇請兵大舉攻雲貴 鄭鴻遠朱成攻劉孔昭絲海道攻鎮江破之遂圍

應天已而敗退入海 兵陷貴州 李來亨劉體濤郝永忠自竹山出攻襄陽入其城已而退去遂屯巫山巴東

之西山 永麻十四年上在雲南 李定國帥師禦兵於畢節兵自畢越入曲靖州南入騰越李定國之師潰奉上居永昌

永麻十五年口兵逼永昌李定國奉上奔緬甸 八月戊戌有大星起天中迸裂如雷小星百餘從之隕於西南白

光燭天良久乃沒 永麻十六年上在緬甸李定國收兵安南緬甸人叛劫駕入雲南前平西伯晉封嗣國公吳三桂弒上於雲南及皇

后王氏世守雲南黔國公沐天波死之

黃書 卷一

光緒癸卯仲夏

通文書局石印

黃書

原極第一

夫觀初始於天地者豈不大哉洋洋乎金以銑之木以幹之土以敦之火烜風撓水哀以蒸化之彼滋此孕以繁之脈脈門門泮泮搏翕以離合之故威德行於無疆而不知其屈也然而清其族絕其畛建其位各歸其屏者則固與之功所以為慮至防以切是故山禽趾疏澤禽趾羣乘禽力橫耕禽力縱水耕宜南霜耕宜北是非忍于其泮散而使折其大宗也亦勢之不能相抹而絕其禍也是故聖人審物之皆然而自矜其類尸天下而為之君長區其靈冥前其疑似乘其蠱壞峻其墉廓所以絕其禍而使之相抹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德者豈虛獲哉夫人之于物陰陽均也食息均而不能絕乎物□□之于□□散數均也聚折均而不能絕乎□□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矜以絕物則天維裂矣□□不自矜以絕□□則地維裂矣天地制人以矜人不能自矜以絕其黨則人維裂矣是故三維者三極之大司也昔者周之衰也誓誥替刺雅興鎬京滄東都徒號祭存綱紐佚詛盟屢私數圻日兼故抱器服而思烹澆者日惻惻然移玉之為憂而聖人之所深長思者或不在此作春秋明王道內中夏外戎狄疑號者正其辜而終謀之外會者斥其賤而等擯之夫周之衰非有匈奴吐蕃契丹韃靼以為之外逼也陸渾吾離允姓僑如之族種不能配中國之一名都也燕之北鄙秦之西陲未嘗晨夕於奔命也葵邱東牲而小白求三春之茅城濮館穀而重耳干隧道之請周之玉步將上逼之為兢兢而聖人終不以彼憂易此恤者則其故何也文武之興所履牧率夕步天祚濫唐沿虞履夏揚商承建列侯各君分長山河塞院際蠻戎夷貊者昔之天下也既規規然端其旁午復鼎鼎然虞其上下諸侯或僻介荒小用寡捍疆以小藩大勢詘于所守力僅于所爭固未嘗不糾迴蛇蟠於聖王之心夫廷萬國一君長挾尺捶而奔役四寓功施鉞鉞爛然開于共主而天下弗分其功名聖人豈異人情而不欲此哉然而山河以西師且分牧函蓋以東召夷代理五侯九伯州長連率經緯綖緘制員幅者使之控大扶小連營載魄是故偏方遠服不受孤警連城通國若運壁齊則周之盛王所以維繫神皋擯拒□類者意未有所弛而權不可得而衰夷屬而降牧長無命綱維潰破鋒矢奪於同仇牖戶薄於外禦是故孤竹感燕淮夷病杞鄭驕義渠侮齊宋而

船山遺書

三治山經之論

黃書

窺河渭然而天子不能命伯列侯之疆大者矯激奮起北斥南征故斬今支轅卑耳拓西戎刈潞氏者猶赫赫然震矜其功以張赤縣之幟彼其左旋右攜夸武辟疆者雖不足以與聖王權衡三維表領八極之盛心而聖人猶將登進之為稍持其禍而異於漸滅也是以周之天子賜胙錫彤弓命隨會放黻冕賀任好播金鼓而不見譏於春秋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其竊取之矣蓋進之也夫莫三極長中區智周乎四皇心盡乎來許清靈寥柯而場圃入保片雲合嵐而金堤戒溢吳呼好冠而晉視命圭杞用夷禮而曹紕神禹莫不逆警明甲而先靖宮庭是故智小一身力舉天下保其類者為之長衛其羣者為之邱故聖人先號萬姓而示之以獨貴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于孫子殞于後聖可禪可革而不可使口類間之然後植其弱披其僵揚其潔傾其淳冠昏飲射以文之哭踊虞祔以哀之堂廉級次以序之刑殺征伐以整之清氣疏曜血脈疆固物不干人沴不侵祥黃鐘以節之唱歎以潤之故禮樂興神人和四靈集而朱草醴泉相踵而奔其靈也今天元駒之有君也長其穴壤而赤虺飛蠶之窺其門者必部其族以噬殺之終遠其垓無相干雜則役眾蠹者必有以護之也若夫無百禩之憂眇九垓之辨尊以其身於天下憤盈傳侶吟呻同氣猜割牽役弱靡中區乃霍霍然保尊貴偷豫尸功患至而無以救物偏而無以固子孫之所不能私種類之所不能履蓋王道泯絕而春秋之所大愆也

古儀第一

自昔炎裔德衰軒轅肇紀閔阼危鏞五兵誅銅額滌飛沙弭刃於涿鹿之壘垂文致紘巡瑞定鼎來鷗鷺建屏萬邦而神明之賈駢武以登天位者迄於劉漢五姓百十有七后豈不偉與是豈有私神器以貽曾元之心哉而天賦不捨靈光來集者蓋建美意以垂家法傳流雲昆不殺初旨羣毗蒸蒸必以得此而後足於鴻儀故屢播棄而卒不能舍去以外求宗王蹟其所以憲冒天下者樹屏中區開損殊類而止若乃天命去留即彼舍此之際無庸置心要以衣冠烏帶之倫自相統役莫維指命長遠醜孽者實以為符得人而遂授之然而帝眷民懷縈游膠液紛紛延彌保雲系者則留于相求而隱于相報也迄于孤秦家法淪墜膠膠然固天下於孽握顧盼驚猜恐懼有力者且夕崛起效己而劫其藏故翼者剪之機者撞之腴者割之貳人主者不能藉尺土長亭邑者不能鑿寸金欲以疑固

鴻業長久一姓而憤敢旋趾由此言之唐虞盛極未嘗迴軫神區而授立靈族豈不左與漢承其敝古訓秦軌白黑兼半而疆奔植條為數百年之計者亦自創其意冥合十九侯王封君兼城占籍鑄兵支粟不為禁戒故長沙可以支三粵之侵叛而燕日受封制冊之中所以防遏舊黨氏者三致意焉景武以選推恩少力耐金奪德雖輜輳弱助而命大將遣軍使得以意行消息權制士馬而且金虎銅竹雖握禁圍軍民部署尤隆刺守故元成運替安順爽交然而樓蘭郵支絕元懸首烏桓羌部踏躑伏尸雖莽脣西都丕奪許鼎而南陽益部連行而接墜緒者猶比於榆之苗裔也晉氏失計非族以召禍亂中國墮墮非無自致而州牧分土長其君子其民措施不拔瑯琊以延向使泮散消弱守牧無資十六國之戎馬精悍非江永之所能敵也六代文羸漫不足紀道法餘力僅支江介者二百七十年使彼孱生孤邦日斤斤焉以孤寡陵遲倒柄藩牧為慮會不足以建十年而石符拓拔已蹙裳而絕安流矣是故天下之勢有合者有分者有張者有翕者有縱而隨者強彼而固此者故曰大制不割樂天下之成而成之選天下之利而利之今天柔輓擊輟橫驅合于農則實去要慮朴建脫弱驅合于兵則名存名存實去則自忘其弱而後其畛方且割萬有專己私侈身臂於總持不縱以權不彊其輔則所以善役天下而抹其禍者蕩然無所利賴此仁者之悲膺疾頰而俗儒之利以為名也唐無三代牧伯帥長之援無深仁大計建氏固本清源類拒外侮之謀竊之寓農之遺號強合兵農分制府兵徵發宿戎壹聽於京師此其法足以數世速亡而迄于天寶禍發始起者豈府兵之敗軌特遠哉溯其僅存專其利賴自西州沿北庭迄遠左置督護都督者不隨腹裏得專措置故一時大勳名將若李勣薛仁貴王忠嗣郭元振之流進止刑賞不受中覆遠士馬審機宜滂沛推酷奴隸偏裨下至乾沒猶無所問極重不返而節度逆行于天麻以成五季者事勢瀾流洄漩激而反側其歸也然且更迭閔位圖籙奕改石晉北傾恃怙蠱醜而并陽不拔胡馬北首數閱而仍歸中國內疆之效亦可觀焉宋以藩臣暴興鼎在表所授不殊而驚趙晉斗筭非養負乘鉞器貢謀苟且肘枕生猜於是假杯酒以固歡託孔云而賴下削節鎮領宿衛改易藩武建置文弱收總禁軍衰老填籍孤立于疆虜之側亭亭然無十世之謀縱佚文吏拘法壑繫一傳而弱再傳而靡趙保吉之去來劉六符之恫惴玩在廷于偶錄之中而莫多或省城一受盟金縷歲益偷息視肉崇以將階推轂建牙遺風

漸滅狄青以樞副之任稍自欺舉苟具一切而密席未温嫌疑指斥是以英流屏足巨室寒心降及南渡猶祖前謀
斬猶僅存于貨酒岳氏遠隕于風波撓撓觸藩莫斯為甚夫無為與者傷之致也交自疑者殊俗之所乘也卒使中
區趨靡形勢解散一折而入于女直再折而入于韃靼以三五漢唐之區宇盡歸於夷豈漸衰殘則以潰無窮之防
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秦開之而宋成之也是故秦私天下而力克舉私天下而力自詘禍速者絕其冒禍長者喪
其維非獨自喪也抑殺天地分建之極嗚呼豈不哀哉夫石守信高懷德之流非有韓彭偏強之資也分節旄鎮
牙非有齊秦百二割土君民之厚實也談笑尊豆兵符立釋非有田承嗣王武俊李納之跋扈而不可革也使宋能
優全故將別建英賢顛倒奔走星羅牙錯充實內地樹結邊隅一方清茂聲援谷響雖遠取資百足亦何至延
息海濱乞靈潮水泉亭納壘碣島沈洲終使奇淫吞舟乾坤壘塞百年而需遠復哉惟其塗蔽萬民偷銅大器瓦
缶之量得盈為歡腹免護餉餽鼠貪河愚夫之惑智者晒焉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苟有繫也足以固矣而必於
其繫焉秦宋之繫於苞桑而不知其根之拔也故曰前事之失後事之師其來茲之謂與

宰制第三

今欲取天下而宰制之有聖人反三維起在位度不十數傳復有□□□□之等夷狡焉思裂維而盜神器如口所
為彼固扭以為故常無足難也而天下亦恬不知所怪天地之氣相干交矣亦或贏稿不能為人抹聖人堅壁定趾
以抹天地之禍非大反孤秦陋宋之為不得延固以天下為神器毋凝滯而盡私之故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非與于貞觀之道者亦安足以窮其辭哉天地之產聰明材勇物力豐靡勢足資中區而
給其衛聖人官府之公天下而私存因天下用而用天下故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無私以一人治天下此之
謂也今欲宰制之莫若分兵民而專其治散列藩輔而制其用今之自縣以上三進而及布政使司凡以治民者自
秦而下不能易也縣隸府府隸司司受命於天子足以遠響無闕格之疾矣府治其屬既不能專其事務攬于同
判推官而巡守兵備安坐其上以扼郡邑之呼吸則分司之定可革也山東府六而分司者十六山西府五而分司
者十三陝西府八而分司者二十四四川府九而分司者十七或倍之或參倍之其法極適府設焉或稍濶于府未

有一道而兼制數府者也所以求溼纏繫於知府者可謂急矣而一郡數邑不得以制其短長之命旦夕不測其民
視彼長如逸免之於驚鷹也况其為天子守疆圍取必而與城同命乎魏尚之於雲中李廣之於隴西以一郡得與
奴之名王者事權重而戰守專也故軍分司重府權盡治其郡設推官以督其吏治立武監以簡其兵賦兵賦所講
受成於府有所徵發府學畫計而進之刑名錢糧駟置七田水利奏最于兩司足矣夫抗郡權而臨其上者不過治
府結之餘而形隔勢礙推委以積其壞是庸曠僭耳無益于視聽而益損其官也自郡上之為民之治者受於司為
兵之治者請仍巡撫使之任而去其京銜定其鎮地制其危塞重其威令僉其勁銳開其文武假其利資七者具修
以置藩輔各戰其境互戰其邊行之百年以意消息中國可反漢唐之疆而絕孤秦陋宋之豐禍也中區之地四戰
用文河山用武沙行耐騎善砲耐步江海耐舟舟亦耐勇耐智耐食耐勞廣土墾爭奪崎嶇守國國給饜澤國
給積潑鄉給魚鱸山給鑄林草給研邊徽互馬般道讓關其地連錫絲泉筋鯁皮革蒲篠確黃翎毛杉柁岡桐柃欄
漆林芋絮之所產者可相輸而各奏其利大司農不登之書非中區採則蒙滑兼井閩右之所獲也一切取
足其瘠疲不耐給者自之四五故曰利資可假動銳可僉危塞可制也請置河北山東為一使江北濟南為一使河
南荆北為一使燕南河東為一使關陝秦隴為一使荆南江右為一使江南福浙為一使巴西瀘南為一使南贛嶺
海為一使嶺西桂象為一使滇黔洱海為一使此十一區者用武地六用文地四兼錯大牙率得險者或十六七或
十三四因舒蛇隨原隰各固其圍取材其產蒐其軍實以聽邊關之不時徵輔為一使左輔為一使右輔為一使大
同為一使延綏為一使寧夏為一使河西為一使此七區者戰地十九內地十一大司農因漕委輸轉十五司之粟
米以灌注之滑州襟帶黃河右腋太行左脈鉅野臨制河南之膺膈一要區也河北山東行臺治之其地起大名北
有廣平順德南有彰德衛輝封邱延津陽武原武東得東昌濟南東傳于海得益都臨淄樂安博興壽光昌樂臨朐
高苑又東得登萊極于海西得懷慶洛安澤沁扼太行窺冀晉傳于山維陽格土中左京索石潼關三塗岳鄆神明
之區也河南荆北行臺治之其地起河南東北得汝州開封許禹鄭之屬邑窮于滎澤東南得南汝南得襄鄆承德
西南得興安平利石泉洵陽紫陽白河漢陰濱漢江明漢清承楚脊控關南東固汝水放于淮徐州憑黃流睨大江

王船山經史論

黃書

披帶長淮東枕瑯琊南枕一要區也江北濟南行臺治之其地起徐州東南得鳳陽淮安南得廬州安慶黃州
滁和之子江東北得兗州安邱諸城蒙陰莒州沂水日照北阻大峴東傳于海西得歸德太康陳州商水西華項城
沈邱窮于汝穎之交太原以故晉之墟左右河北阻忻代士馬勁疾險障重沓一要區也燕南河東行臺治之別
治晉陽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陽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徐溝清源交城文水壽陽孟靜樂平定割鴈塞以
為大同守西南得汾州平陽遺州西畫河南不盡太行以壯澤潞東出土門歷常山得真定彌互絡繹以承右輔之
或肅咸陽居渭流之北與長安相望秦川八百關河沃衍之區也關陝秦隴行臺治之別治渭北別嫌藩司形勢無
相互格其地起西安北盡北維東梁山西南得鳳翔漢中寧羌之屬割興安界河南為右腋西得鞏昌阻陰平鎖蜀
漢北得平涼華亭鎮原崇信涇州靈臺安化合水寧州真寧狄道渭源慶池平涼諸邊之劇邑割鞏昌長江東下清漢
有秦川供三邊之奔命又西得岷洮北阻蕭關西戒河湟以司茶馬之居儲又西不盡于生番武昌長江東下清漢
南來雄扼中流博望中引江外一要區也荆南行臺治之治故鄂城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武昌
江得漢陽阻涓水南得岳州長沙衡陽安仁衡山鄱縣未陽常甯訖南條西南踰洞庭得荊州辰常汴子沅有黎平
平溪清浪迄于偏鎮中括施撒永永定順保靖兼漢土西又南得邵陽新化分濱水為南塞東得南昌瑞州九江袁
臨饒廣南康包彭蠡有江右之衍區諸挾嶺為閩廣瘠受無賴者割以為南贛守鎮江因京峴緣揚子西接漢岷北
拒淮泗漕守山東俯拾建業一要區也江南浙行臺治之其地起鎮江得蘇松常州廣德西上夾輔應天沿江得
寧國池太東有徽州倚三天子鄣沿漸江東有全浙循海而南得福泉興化福甯渡江北直海門狼山鎮大江得揚
州盡淮東罄折江海密賦賦休士馬輝戈船根抵南國以備倭盜而資山東之奔命合州三江所會魚復岷道履駱
武都嚴道夜郎之所奏而會一要區也巴西瀘南行臺治之其地全有四川自威茂雜谷天全黎印昌勝大渡度相
嶺右遠東川烏撒烏蒙界水西盡轄土夷南渡烏江得平越東北上得清平興隆思南石阡思州銅仁窮五塞南盡
于沅贛州咳頭梅關延紆嶺塞注瀉海嶠絡引大帽頭東鄉之條紀武備所嚮樓船步卒之衝一要區也南贛嶺
海行臺治之其地起贛州南安西得郴州臨藍嘉禾藍野羅地北得吉安東北緣山有建昌撫州故盜區繫下杉關

得延平邵武建寧南迤汀漳窮于海大瀆得惠潮廣州引連陽與臨桂會而西盡于離水之交梧州控肘嶺嶠
垂脅瓊海是離潭梓柯灑江之下遊逆遼其所趨土漢喉之要區也嶺西桂象行臺治之其地起梧州東得肇慶
窮于離口東南得羅定高州雷聲南極交趾瀆于海渡海得瓊西河三江全有廣西北越秦城故湘源得永州武岡
城步新寧靖州通西延古泥之徑專在江西上得都勻大牙楚黔界于播夷大理葉榆所派金滄所維北得土蕃南
覆緬甸六詔上游之雄微一要區也滇黔洱海行臺治之其地全有雲南並夷部東逕縣度出善道得貴州西境東
有貴陽訖于新添北緣陸廣赤水烏撒而界于瀘南沿平伐鎮寧頂營蓋後整初道以通乎泗城而西南窮于交趾
于是登其甲乘制其刑典宅其賞罰司其汰補寬其蹤指要其連系盜賊踞山谷汎洋汎者府自部討之聞于臺蓋
名城躡守邑營小夷之竊發臺部討之聞于司馬邊徼每命巨寇彌延羽書馳于司馬下檄臺使因其形勢奔走疾
嘯以應其鄰左旁逸腹瘠瘠瘠勁肥以視其往來滑臺涉鉅鹿通天津以紆左輔徐州沿淮泗下盱眙以固江南東
放瑯琊以應魯萊之不逮河南寇練腹裏朝花圍營于西南綴上庸臨脫紆秦蜀制山南北守黃河倚角巖南而撫
其息太原居西補河曲急則東紆右輔或出馬塞以摩大同關陝阻關自保聲勢山河視其旁午連川河以軫畿
河曲之恤江湖嶺巖色蜀滇黔既隨以蠻夷海風分其所守就近參援而調置往來沂大海沿淮海以紆山夷入武
關繞松洮以紆關外武馳孔道下冥院騎大梁絕黃河以衛京畿因襄糧兵取給于十五使司登大司農而受裁於
廟議者皆以流蕩營魄而振戴根本也臺之所治或千餘里或二三千里際荒陸空受不軌卒相搖動營制不時河
北則東登萊濱海綏通海益西澤路太行伏戎河南則襄陽受沔下游制鄆西受夔庸通述江北則安慶以名城阻
江楚江南則溫州總海以須島夷蕪湖對瀕須直江北之衝荆南則沅州領苗夷般駁道關陝則階文制生番匡川
北之不虞巴西則馬湖瀘水亢嗟南中威州孤懸寫術垂制江外南贛則潮州承閩而分海汎嶺西則雷州障交
夷縣窮髮慶遠南危田泗西繫那丹以通都泥滇黔則貴陽總線道飛擊荒遠楚雄般六詔之中右辰牟左特磨直
下車里老樞以距南醜凡各分司以鎮之而受其生死動靜之數於臺蓋監之治請視兵賦之多寡弱郡并之勁郡
專之或羸置之以登成于知府而受其生死動靜之數于臺故指臂相須而批導形便也諸行邊領重鎮者地儉於

腹裏而芻粟士馬節制旌旄等部從不亞於中區或覆增之系其任或卿尹出牧或他臺使以崇望右陟或大將起裨校威信足恃賴以大將軍行使系其人昌平屏藩聖微衡蓋輩下左右居庸畿輔行臺治之起喜封出定州西至延慶為其守北抵灤西清兀良哈之塞永平東北極微環海循山外遼三望白狼之險東醜之所出入也左輔行臺治之接喜峯灤水東盡關門沿海下天津為其守東北出三衛金源故地窮興中大定東搗開鐵靖其庭穴宣府有偏嶺飛狐之勝繁饒悍鬪直開平之吭右輔行臺治之起懷來阻桑乾西抵廣昌為其守北出興和橫亨障斥地沙漠大同平衍廣莖內護句注散戰之區也大同行臺治之內連廣昌北出天城陽和遼黑河而西盡東勝遵濁河下偏關抵河曲保德畫大河為其守渡雲水擊雲內奏集寧斤豐州之塞葭州外控榆林左拊西河保甘泉之外障延綏行臺治之東起黃甫際河而西抵花馬池之右懷慶環慶為其守直北清河南修受降之遺地寘夏左省寇右賀蘭赫連兀卒之自雄其都也靈武之所繇收關維也寘夏行臺治之修楊州使之遺塞東起花馬池東盡蘭州為其守北踰賀蘭馳燕支之下甘州繇綴新秦壤 千里孤峙以制西夷之生命河西行臺治之東起莊

峪南遠西寘歸德渡磧石抵河州為其守出酒

塞橫互自保以維西陲餘力蓄士馬奔他邊

得保定萬全大同得大同忻代岢嵐保德之屬延綏得延安環縣寘夏之六衛中衛靖虜固原靜寧莊浪隆德蘭州金縣河西得甘涼肅莊浪西寘鎮番永昌河州以資其芻牧工匠擊養鼓鑄之用丁男輓運城堡築浚之役征調遊奕視中區為費司農寬賦役以休息之疲者不賦于大官藩司登計其入移臺用者十可三四給也不足仰於腹裏行漕開中不盡于京師便歸其塞膠萊漕關東汴渠屯氏沽潞漕畿分漕萬全桑乾漕大同淇沁漕太行浮於河漕延綏浮渭抵陝濟寘夏河西不足漕者牛車囊驢之所任也渠河流潤苦壞修屯積粟大農濟其畜畜稍給牛具金鐵之資焉凡軍伍之命區之厚土烈風山菁水國之任為兵者可數也邊徼先其土著閱其子弟蕃其牧養下足請命踰臺以調益之中區各僉其治毋踰十八而傳六十而老廢疾而給及身而放不傳子弟以壯角從軍驗其嫻孰精悍者傳之榆關而西極乎大同其民小悍延綏靈朔環慶之區其民大悍莊浪度河甘涼洮岷之間其

民小悍皆家丁子弟之聞於天下者也澤潞太行河北山東之弓馬登萊海舟死走鹽利南陽毛葫盧之桑弓毒矢鄖陽雜五方依老山沿漢而上南通庸蜀流民之苗孽蘆盧習江北輕生樂禍舒皖六安茶山射獵之徒勁弩藥鏃洞中沸糜木陵黃土新市之脊共爭之區依些步鬪者以寡擊眾太原汾遼易定之間趙代也民小悍京口慷慨沿江海者浙為下義烏之步卒青溪之亡命其族故存微之行賈便習劍擊宣涇喜督獵在江表為疆福廣瀕海習舟依山習步猿猴探跳飛瓦擲檣檣撫汀建依山者嗜利喜死撫建為下辰沅而西起永定管子放乎雲貴宋蔡花羅西南之尤悍者也蜀沿江有巴榆之遺汶黎松潘相領沖天之微東繞馬瀘訖黔西土司各以標鎗利弩火器軍麓之資耐勞奔險樂死好關南太狼家盡泗城而西不下數十萬爾保其區不戰散地其他一邑一鄉頗有勁悍者守監隨多寡占募不以額僉如府兵曠騎禁廂衛所之制老死子孫而誅及疲劣則上下數百年中區之材用可因時消息而登之用也夫捐父老犯零露踐伏尸聞燦火爭死于百一者泣以潔清鱗白之率長使啖糲茹菽窮年水歲無醜酒割鮮蒲塞馳射之歡攜修眉聽嘯歌廢濫柔啖妖嬖絃索之戲則蛇慵鷹散而不可止故牛酒時作金錢飛灑所以賈樂驚之死心也而况旗幟帷幃弓矢刀矛火器馬足鞍轡之精銳率不再歲而散壞與夫間諜偵探遊資說客死士之往來國家不能括資于經費之中則假臺使以權寬其繕具倘如昔者守司農所效率不得請請不得報報不得速事機先失守文吏隨持其後此以約束庸愚而坐自弱其勢矣今夫中區之產八穀不與賦於大農其滂溢橫射走天下全利者饒政為上淮安通泰隸兩淮者北食陳汝南食長沙利參天下之一長蘆領北海食鹽下山東領膠東濱樂壇食徐邳解池三場食兩河居澤沁陝西領靈州池障西和井食隴右河西山丹紅鹽居延白鹽稍食其地浙江領許村仁和嘉興松江寧紹溫台食吳會福建自食廣東食嶺東南海北兼食廣西北食衛營寧南黑白井自食四川領成都富順涪川榮昌大昌開縣鹽亭諸井食其地或因其產或因其食隸之臺治商引料價批雜稅割太倉之半分昇臺使開中者聽其自募年盆稍食稍取給馬川湖六霍茶葉之所出也鉛鐵銅錫爐甘竹有所產吳松原蠶濱江蘆菽魚利山後石煤邊番互市福廣番船游野臨清九江蕪湖梅嶺錢塘以放關市船楫布絲綵者聞飽漁使臺使諸得自領會出其餘以佐他鎮之款迫臺無上計部無授程悉俟九載以奏其出納而納

其奇羨于是因贏餘飭六師精器備廣城堡溢賞格走死智勇於邊徼殺戮之地為天子使是故中國財足自德也
兵足自疆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養厲精士佻粟積取威萬方濯秦惠制宋恥此以
保延千祀博衣弁帶仁育義植之士毗足以固其族而無憂矣

慎選第四

異族蒸蒸各保其命各正其性所以為之者豈非天哉飲食而有血氣陰陽而有生死天之同人于物也出塵辟光
潔輕存重變不變以為信智敢不敢以為仁勇彼萬類而授之人拔人族而授之聖賢之族天之異人于物異聖賢
于人也同者為賤異者為貴以有尤貴滋性而統君之無同則言命無異則淪性故聖王齊物以為養從天之同也
別物以為養從天之異也從者養龍者辨教激汰滓魄濯洗清明分萬命理萬性揀其粹白以珍之焉族之上所
以助天而保合太和者始於大公而終於至正也虞書曰日宣三德風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等而
上之知九德之有天下明矣家邦以給之三六以別之德以畫之復入成事來章一人天下之大萬民之眾審其所
撰付其所藏由臣之不虛責也知主之不虛王也如此則踞天位而長萬邦者彼何人哉德未至不敢于德已至不
敢越井井然猶縹緲階阼之繁上故奇傑意消聰明思返卒以奠大寶而保尊親矣故同異貴賤差辨此六數者聖
王所以正天下之性效陰陽之位也而一以胥天下之和平尚其所尊而鼓鐘以樂之則和矣量其不能而棄故以
安之則平矣故怨讎不起而慈死息也三代以降漢之選舉以郡邑州將曹魏六代以大小中正始於揚汰終於浮
濫蕪薄天龍流觴輪競者往往弊自上開而當其嚴整猶有差別之足紀焉隋承陳梁之末造宮體先吹文爭寶長
其曼聲曳趾挑綺拾英之流習濫于崇朝科日之興尋遠古則然世會所爭不能逆流而汙之上矣因緣其軌欲以
稍靜天下者固當心載大公較隆天秩則異非所異而寵殊所寵猶可以徐俟和平來附人心而明貴賤之級流及
于宋竊竊然唯恐天下之異心也師武學之智開龍絡之術廣進士明經學究之科下逮七科乙等之目推郊祀任
子異姓甥壻門客之恩搖蕩誘餽天下於堂陛嫌微之際而當時聚黜者亦微測上旨倒持來去以邀榮顯不得則
李巨川張元吳吳之流憤起而播其亂具君臣之間猶發篋行僧之相為禁持故和平去心而粹白失性胥中區而

淪虐老獸心之俗者非無所自開其源也近世之為政者踵而用之增文學益解額倍制科升已榜推恩鄉貢職名
不足綴冗員速資格以濟之而天下之怨亦緣是而興夫天下恩之不勝恩也怨之不勝怨也恩之所止怨之所流
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而竊天地之恩以驚服人民而膠飴其心施天下以私而責其公報猶假敵戈鋌望其藉
伏其不傷脰陷胸於彼者益亦勉矣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均平專一而風流雖嚴無私之謂也故孔
子射於矍相之圃退者十九早知不能而使退故法嚴而怨不起今廣其科目於此人倖得焉而得者百一則怨一
矣提其資格於此人倖速焉而速者十一則怨二矣兩者皆以恩天下也而質其怨故士自授經成讀味偏優旨詩
助老死童子者皆有怨心其極則躡六卿登黃閣皓髮返林賜錕駟驛祖帳輝煌于傳亭而閒語乘輿猶或髯把摩
吃塞而不得語彼親天子之側者非沔橫塞奴虜駟販如此其他上偏下流童牧伺而幸翻覆侵尋沈淖尤不知其
所屆是何也始誘之以甚易而後繼之以極難也弓之解也膠液筋緩則燥而張之承今之敝建小康之術莫若先
其甚難而後稍授以易先其所難則知不能者退矣猶矍相之射也廢然而無妒媚之心矣是故以賢者則不肖不
肖者伎以不肖者則賢者者懸懸發于賢者故拾橡織約憤棄君父之憂憤發于不肖潰決矣完鬱不可折之勢以
譬君父長 階不瀕之亡而止坤之履霜不肖之伎也括囊賢人之 也賢人隱祇逆作相乘之理漸不知保豈
一朝一夕之故哉是故順異同立差辨以小人養君子天之制也觀其所養故養而不窮今一邑之小補生徒者養
於民成歲貢者養於民偕鄉計者養於民登進士者養於民授職官者養於民五象而上養之益豐五降而下養之
益繁而又無以觀其所養博泛叢關登進苟且其一切所為卒無以異於閭閻拚除卒伍之行籍起上流尸避徭役
公私謁請流連嬉燕以操細民之生命其不一且得當裂冠冕而洩其不堪者實矣殺生徒節首舉省進士謹資格
持之以難擇之以慎天下乃曉然知上所尊尚之旨其不容苟且如此而抑歡然奉養養長吏孝秀而承謝其望心
况象是而上享王食蹈天位者不愈震耀肌魄以推戴莫京哉故差其所養別其所教執相成而功相倚也王者規
天道長萬族順其所從珍其所寵則性命正矣象上以為益尊則天位凝矣忘恩以遺怨則和平臻矣節養以息民
返不率以歸農則民志定矣革陋宋黨賤之私制大公行矣百年之內乘千歲之弊仍科目而減其額核資給而難

其選則始基立矣然後抑浮藻登德行立序講正學厲廉恥易科目升孝秀侯之必世之後而天氣清人維固禽
心息行泯法陶陶太和旋復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言其贊助清明而扶光實極叶天道也

任官第五

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以仁愛人以義制我以仁愛人不授以制而盡其私以義制我不私所愛而厚其疑惡
有為天下王者自愛而制人可以宰九州建千楨者予且誠非所以自愛天有四時五行四方各位其位時其時不
疑冬之凜苦而閉以燠不疑夏之酷暑而閉以寒不疑西北之有崑崙崇墜登崔嵬己而陵夷之不疑東南之有尾
閭淫浸沈沒汎己而堙燥之四時五行四方各行其職皆以歸功蓋相報也詩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言齊桓
推亡固存以誠信禮衛熾于兩河胆吻之間而不相疑故取似實泉而贈美瓊瑤也王者拜賦天醮宅履中區感河
流光承劍啟政以貽後世得之丁寗付之鄭重固其所也然三五之代以蘇迭興或及身而授或數十世而授卒不
感神明之允患有如趙宋之前其援弱其族以□之□者乎彼耶律完顏奇渥温之初始亦嘗分尺土籍一民伏
莽藿是以為窺竊之資也哉若晉宋梁唐之末造僭倂孤寡權傾上流彼昇受苟簡日習而次垂之此又無庸致怪
也流風沿遞疑積相仍乃至論道之職喉舌之司六官之長旬宣之使下及郡邑城不足百雉戶不滿三千者盈天
下而無非疑地以為不可疑也是戈矛填心而野馳割脫也以為可疑也是投驕蹕以齧鑿而稍滯其尸杜也以為
疑在此而制以彼也是忌避竊維而閉之以孤也竊之命官也禹陔司空宅百揆棄為后稷契作司徒稷陶作士伯
作秩宗夔典樂教胃子龍作納言各專其采雖稽讓從容后心載俞而旁任必喞其汝諸以往者共工百度之數虞
理名山大澤之長也故勞謝專尸以體其愛道孤獨質以去其制則仁義立而天工亮矣天地之氣刑德相召禍善
相感甘草兆熟苦草兆飢醴泉甘露不流架池夾珥陰風不淒弄宇誠錄誠往疑用疑來是故五臣十亂鄧留馮鄩
之侶布心灑血而不恤彼有以召之也李廣之射石非虎也而飲金沒羽誠以拔之則小人革面疑以任之則君子
寒心是故豫生敬祭於趙都百里行哭於秦族越石授命於并陽袁劉糜姓於臺下揚業介馬以喪元余闕馮城而
濺血此數子者事二姓棄舊君比匪類仕偽邦非有繳日白水之疇昔也而一旦甘死趨禍大留其夙夜之狂心者

豈非任服躬而難委誠推心以必聽者乎故專任者不期報而報臻疑投者不期欺而欺應矣今命官之制在外者
一縣之令丞簿不聽命焉一郡之守同知判推不聽命焉一司之使分以左右二參副僉不聽命焉文移印信封掌
押發登於公座唯恐長官之或偷也而鉗束之如胥吏行未百年法已圯壞猶使藉口公座脫獨尸之咎疑制之患
已大可觀又復分其屯田水利錢法驛傳鹽政分為數道以制司道立分司督察巡守兵糧之務以制郡巡按之使
絡繹馳道循環迭任無隙日月以盡制之所以制外者無遺力矣在內者取都督一府而五之閒以同僉六部卿貳
或七八員都堂大理通政太僕以故雖有長貳之別而事權散出受裁制黃扉論道之席至永判極刑以廢其官
其文移印信封掌押法公同朝參者猶外也復使給諫御史巡視劄卷以制之卒有爰立大僚邊關盜賊建置河漕
三禮疑似之事所部不得決又設會議抄參私揭以制之所以制內者無遺力矣以一人敵天下之力以一代敵數
百年之力力窮法置私蠹蝕爛乃使相委而謝之非己之專也則是開以滑避之徑而絕其功名之塗也豈不拂與
夫一職而分官以領之連銜以轄之所以疑制不肖也人材之數曰賢曰不肖曰中人賢制不肖則不肖懼不肖制
賢則賢者憂中人制不肖則惡不肖中人制賢則善不長賢制中人則疲於致命不肖制中人則靡於朋淫賢制賢
則意見差不肖制不肖則聲氣叶不肖懼則殺而傷賢賢者憂則引而避不肖惡不肖則忌憚益忘善不長則登進
無助疲於致命則事會圯靡於朋淫則媚術張意見差則乖左折衷聲氣叶則膠固兩利然則疑制者唯兩不肖而
後詰也亦將大違其疑制之始心矣天原道君原天相原君百官原相大哉滂沛萬登而綱紐尺握乃以禁制朕兆
膏之羣族也今以天下之大選賢簡德之繁且久不能得一二心齊之臣任以論思乃靳然果廢其官夫唯開業於
風雨英敏神靈者括萬幾統一心無所疑滯過此以往奏報日完陳案日仍晏安日藉聲色玩好禽馬柔曼淫音幻
技日進於深宮外勞內盡其不折而入於中奄者無幾也故胡惟庸汪廣洋之禍消於綸屏移於消寺而萬安焦芳
黃立極丁紹斌之徒承頰頤奉密教於北門者且波溶瓦散而不可救元氣痿大務問民愁閭左士歎十啟振空於
野金蝕於藏彼揖此讓音□□而□之大□可不痛與則仁義不立而疑制深也傳曰賤妨貴新開舊小加大逆也
故王者制名天下奉名百官赴名倒其所制味其所奉質其所赴則將賤爵祿而重事權爵祿者天之秩也事權者

上之意也非天秩則士薄功名專上意則人喪廉恥是以王者慎名名正則任重則責隆責隆則政理矣今天
學士之秩五品也使立於九卿之上賤妨貴小加大背蓋凌遲者莫甚於此則將使天下蚘蝨營以趨事權而天
秩之自然蕩然不可復稽夫虛一品之置者斬其受以制物也愛以我私而制盡人與仁義背馳而求治天下亦
難矣給事御史之秩七品也給事以巡視御史以巡按道則操六卿兩司大臣之臧否以亂其掌故彼之歷職
任繁歲時登進崇階代天工作民牧其前效已可睹也早知不能廢之而已乃升新進誇小臣翻於趾肘使黃髮卿
尹呵斥所輟者屏息躡躡繞繞繡繡坐以承其欬笑不亦左與故主責其名莫不貴之也賤其名莫不賤之也制名以
任賢能疑名以尊意旨浮薄長進權藉推本效者於偶然而垂為法制故人紀賤而天維缺非建國不救之典矣唯
除疑制者不然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事難其難其選舉易其防閑公其心去其危重中區之智力治軒輊之天下
族類疆植仁勇競命雖歷百世而弱喪之禍消也

大正第六

昔者三五之王也推五德承終始其原本灑被嬗革之際如平旦之受夜虞淵之受晝也後世五德失墜治無玉尚
以意為輕重至於湖惡俗極民瘵初業中興莫不有彷彿之意焉自成湯革夏配天伊尹仲虺以弼之一德鑿門
廷野革面不數十世而故家大族盤枕膏腴湛溺財賄者以亂何術之治故盤庚之誥曰無總於貨貨生自庸繇
是言之凌遲乾沒紹治而啓亂者明主所深患也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龍斷彰彰也可不戒與天以五
行養萬民食於陰飲於陽衣被榮華佐鹽醴水滋土敦木實火調若此者民永養於天無須於王者之制而流溢
生死繁紆往來通愚強之力致文弱之養全之為用王者所加於天以損民而豐之上也故水之德潤木之德成土
之德安火之德化金之德賊是以聖人尤難之行於不得已而用其利成於禍之必尅而制其賊也強者實之以勸
其功文弱者賤之以殺其濫汰以所賢則小人和平教以所賤則君子彊固此為節宣五行而勝其害氣也其有不
率教者於是訶斥以辱之齷夷以迷之繩棘以錮之刑殺以威之夫王者之於萬姓視猶一父之子也其聰明文辨
便數強固者亦克定當戶之子也則豈不慘怛割剝常流於刑戮之加哉而其受五行之賊犯王者之賤越幅敗軌

沈沒淫濫蠱惑細民愁痛孤寡者則尤忍然其忍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言
違害也今天農夫濫耕紅文寒織漁夜曾波微犯驚駭行旅宿霜酸悲鄉土淘金採珠羅翠羽探珊象生死出入童
年皓髮以獲贏餘者豈不顧父母拊妻子慰終天之思邀積吏之樂哉而削元鬻髮指爪宴安諾笑於其上者密布
畢網巧為射之甚或鞭之斬殺以繼其後乃使縣密在堂肌膚剝削含聲閉涕鬱悶宛轉於老母弱子之側此亦可
寒心而栗體矣而以具毀聲名市春取魚獵大官馳封門陰屠封垵以至於無窮則金死一家而害氣亦迸集焉
夫故家名族公卿勳舊之子孫其運數與國家為長短而賊害怨咨之氣偏結凝滯則和平消實傾否折足亦甚非
靈長之利也即或復藉者見挂吏議左降被錮者猶啣舟馬飛運以返鄉里有司賓之鄉社祝之閭里畏之廣嘖
歎益波池敬樹遠辰鼓鐘妖舞吞容魚雜以終其天年銅石柳箆翁仲瓦甎雲潮以榮苑於重泉之下而游佻公子
發其贏餘買越姪小史食落客長夜酣飲驟馬輕帆六博投瓊而最猶未盡亦惡知向之賤削零丁者已滅族斬
允於寒冢荒塚之旁也豈不痛與趙宋之有天下也解散法禁以惑相繼智而苟固其位者可謂泰矣然京朝長吏
以賊賊敗者其刑大辟歲論決若而人無所赦法合世重惠逮孤寡以振起五代之殘劉者有足重焉降及太宗滅
大辟流沙門島而濫賜起矣真宗以還復減流島之科刺配腹裏軍州天書降赦而後此法愈減會皇跋扈運警足
水者恣無所恤而祭宗王黼每促買似道之流鳴上風以登飛鳥之音矣繼起九十年間其狼戾睚眦者不僅在
阿合馬桑哥之尤著太祖起田間尤慘其所為故刑法嚴厲夷風以革數傳而後僅以大計褫削當火逆貓之刑
無惑其裂廉隅而莫懲也律法監臨主守盜公物為貴以上積至死罪而赦使守臣郡邑之長繼部民極鉅萬不以
抵辟釋成湯之責尋仲蕙之言亦已詩矣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承貪亂之餘不以刑辟整絕之未有能齊壹天
亦柔輯惇獨者也天地之奧區田蠶所宜流肥澇聚江海陸會所湊河北之滑濬山東之青濟魯之平陽秦之涇陽
三原河南大梁陳睢太康東傅子穎江北淮揚通泰江南三吳濱海之區畝休良實移於衣冠福廣番船之居儼蜀
都鹽錦建昌番布麗江楚瓊金碧所自產管管容貴福蓄滯積其他千戶之邑極於瘠薄亦莫不有素封巨族冠其
鄉焉此蓋以流金粟通貧弱之有無田夫畦畷鹽鮭布褐伏臘酒漿所自給也卒有旱澇長吏請蠲賑平不得報詞

需日月道殫相望而懷百錢換空券要豪右之門則晨戶叩而夕炊舉矣故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也今吏極亡賴然股刻單貧卒無厚資抑棄而不屑乃藉鋤豪右文致會契則顯名厚實之都矣以故粟食疑滯根柢淺薄騰涌焦澀貧弱孤寡傭作種貧之塗望而流死道左相望也漢法積粟多者得拜爵免罪比文學孝秀今縱鷹鷂攫獲之會不得比于愉情苟且之游民欲國無貧困以折入于□□勢不得已故懲吏吏舒富民而後國可得而息也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萬若陰長于下連類遂志刑害陰私貪各汙鄙偏天位而無忌故聖人神道以示觀退省其躬行不言之教成加民之治故曰下觀而化慎所示也明與家法忠賢官庭潔清無別館離宮之崇飾龍舟步輦馳道旁牛之游觀無置騎飛舸千里割鮮銅狄花石之供無算車料產均輸酒醪香藥子母青息之利謀觀道盡矣而貪沿下游極重不復者法教不施而風俗苟簡也州縣之制以差選入者唐宋分畿赤次畿外中下凡九等以分別資格升降除權而止今吏部之注府州縣分系以瘠饒溫碩進士乙科鄉貢任子視以際授則將部臺藩臬分司歲時生長薦獎之苞直視以厚薄欽使往來供億勞賄車船之悉索視以苛簡而長吏之乾沒其民者亦將視以良益膏上下之耳目交注於高饒而其德可知也抑縣垂格範為割蜜分羹不列之則固授之以亡廉消恥之術選矣古者未命之士食如其力等而上之亞於國君位次升祿次膳車乘家老次備贈答宜祭次隆故延州投縞子產獻紼足於己而無藉於物也今萬戶之邑十萬之都皆古諸侯之治也稍給祿養不違家臣居禁掖登小卿者劣食十口賓客服佩之不給即官冗散稱子息仰給青囊指撥差遣外除以售所貸而子弟橫鄉里尸獄訟以僅完田廬徒廣其科目易其升擢博置員額以誘其仕心祿入已菲米鈔又折減其什五率天下養百官而不足縱百官食天下而有餘此何其饑鷹以攫雉免乎請罷勸食之革饒瘠之目除授之別以輕重邊腹差等其資色而祿石儻從薪馬紵絲公私宴答之給授以本色而豐溢之不率則刑辟擬其後而無仁恕之教也此國家之加惠措紳者下連休廢無為淪洽起廢員會動階有大慶則播為恩例其非制科不登五品者實於鄉飲酒禮而髦荒畜厚之家跡絕金閨雖走謁要津窺幸慶典清白縣車者復恬靜自遺恩外抑襦奪屨成狼籍虐之寒灰晉與飲禮終日百拜清酒九醞習為優戲榮也愚目而自好者莫不非笑之今為之定制諸非居任以廉最者雖邊功建言不得與起廢晉階之科

其尤沉沒之倫遇鄉飲酒齒之下座以折辱之而告老閒住者冒聲色教歌舞磨辜樹不以儉率子弟所司藏具上聞追還封誥齒於僂民常經終於在晉桑榆鑿於□□斯不肖銷心而督廉得意亦移風振俗之一道也學政者固之教也士之所步趨而進退也此者邑置郡設鳴琴琴聲虛器修官堂政者垂老氣盡漁獵生徒學使按行絀劣率一二人視察故郡邑之喜怒哀之誦習帖括者固已羔鴈視之寓目橫經則氣頤溫飽廉恥風衰君師道存未有如斯之酷烈也今即日暮不能廢隋宋之格而稍滌正之尤當以行相參定其殿最如較文之等州縣之長起乙科廉靜文弱才不任劇者改邑教授即令守令起制科者改郡教授皆其秩如先所任紀其教成以為禮曹太常國子學使之選或鄉老休致者郡邑得聘領之為之授兼經講正學考內行辨同異究性命舉於鄉者不通四民之旨及因緣長吏與聞獄訟者學使猶得按而黜之以需數十年之後廉恥厲行簡修學術正然後章詞章慎鄉物較隋宋婉序序雖有泛駕之士亦戒足沉溺而正於後矣故王者養賢以養民□□以配天繼於其亂先以刑禁繼於其治終以德化相因小民之疾苦則焦賴焚灼妖怨亟起而欲望建淳和以迓祥吉者是望息蠅蟻而冀登嘉穀也

離合第七

中區之間軒輊所治大禹之所經維起勾注之巴迤石梯畫黃河東迤白登阻桑乾複山疊嶂界以野狐居庸二關之險極東盡榆關燕海陽其外亂岫荒原豐州大泊曾水酷寒毛革酪乳之鄉殊形詭嗜以訖北維之止西自黃甫川阻奢延之水度鹽池跨南河有賀蘭燕支車箱雪山之險以西極乎青海里水逆流而南故乎湟洮其外乎沙朔野橫吹萬里閒以西戎積石而南西傾三危烏樞太白岷嶓巖道越嶺嶽嶺經脊地岫峻削崩奔其內羌汚大江若沫支流傾瀾乎中國其外縣經流沙赤土頭痛積雪夏飛之野戒以碧目鷲面剪髮環耳之俗滇詔之西金沙路江麓川之水羊腸盤曲南結以護峭岷之塞放特磨界交趾以絡乎廣右其南則邕部百與鐵圍鬼門狼夷高巖藤笠之族東被而盡乎海濱渝關以南巨浸浮絕滿沸滂泊南懸沐榆之朶瑯琊海門三江舟山鴈蕩霍童紫帽甲子之門羅浮七星以柱南維過崖礪而西接合浦而界以日南其他東遠水北開平西瓜沙南辰卑緬甸交趾北戶之鄉蓋中區之餘氣也崇巒杳嶂以垣結之沙衍茅葦以紛披之絕壁瀉澗以溝畫之瀚海尾閭以疑蕩之其中帶東服

繞搏聚約固寒暑相劑言語相譯形象相若百數相養六音相字貨貝相灌百川流惡厚山陰夕以翕成乎中區之合自然之合也天地之氣輔其自然而循其不得已輔其自然故合循其不得已故離是故知天地之晝夜者可與語離合之故矣行其不得已知其有離不得已者抑自然之所出也而後統以三條分以兩戒郭景純信一行朱元晦之說錄此其選焉中區之形首建乎西北而窮乎東南支山自主支水自戒文武自俗阮塞自理大河中畫北爆南潤火故潤之水故燥之天地所以節陰陽也而遂有不相需之時以成南北河北則桑乾以南懷山之支歷井陘小山黑嶺伏牛羊頭峙以太行王屋窮于中條委于河而太行之東淇洹漳瀉湊山東者成爲一區河右則割黃流浥秦川南窮于褒斜者或稍與山西合而離乎河山以東河南則出澶穀嵩少熊耳桐柏之山東延成阜南開平靖黃土木陵岐嶺結爲瀟灑之岳以漸乎江是大江之所守也江南則岷峨南垂放瀘水以北選梓柯出夫夷東被衡山以盡乎彭蠡而上庸之北障以武當沿沔而西北極武關紫紆漢中限以大散南赴荆門歸峽窮於沅西江東浙嶺漸江分以太湖圍有武林仙霞杉關之隘粵有五嶺瀧水秦城潭中之塞若此者考條畦列亦乘天地之閒氣率以爲離也閒氣際離純氣際合合氣恆畫離氣恆夜無平不破無往不復否泰之所都也雖然亦存其人焉昔者軒轅之帝也上承羲炎下被有周敦親賢祚神明建萬國樹侯王君其國子其民脩其徽圖差其政教順其親統乘其合稍其離蚤爲之所而無誇大同然後總其奔秦載其正朔徠其親請講其婚姻締其盟會系以牧伯糾以州長甥舅相若死喪相聞水旱相周兵戎相衛仕宦羈旅往來富貴相爲出入名系一統而實存四國此三五之代寓溪散于糾纏存天地之純氣而戒其割裂故氣應以正而天報以合數千年之間中區之內閭閻如也秦漢以降東南臺尉西北均候綴萬國于一人之襟而又開河西通甌駱郡朱崖縣滇笮其合也秦焉物不可以久合故河山條派奇傑分背之氣率數百年而一離建安以後裂爲七八而離爲三太康合之未百年而又離播爲十六字文高氏稍合而別于江左者終離爲三開皇合之未三十年而又離以遠乎武德而後合者幾三百年天寶亂而河北小離唐明亂而并晉大梁幽鎮吳越閩廣荆湖兩川之草據者不勝離也雍熙合之而燕雲終離未二百年而卒離爲二韃靼驅除其離以授其合于洪武祥興以後中區之氣永合于茲者四百載矣是故合極而亂亂極而離離極而又合合

而後聖人作焉受命定符握極表正以凝保中區之太和自然之節不得已之數也天且弗能違而况于人乎故太史修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餘歲而霸王者出焉終南汗渭之交周秦之先所合處也平王東遷棄其故地秦阻殺函東西並峙其後守府僅存四伯迭起不能復問豐鎬之王蹟迄于戰國瓜分瓦解而河山以東僅敵一秦者東西相離之大致也故三川并而天下一驅除盡而漢祖興此言之離合之際非深識者不測其旨矣夫三五而降其得姓授氏爲冠蓋之族或稍凌夷衰微遷徙幕占南屯北戍連爲殊俗者其始皆數姓之允貴矣精脈壇演筋肉同抵烟亞僚宋歡若臂股迨其源散不可尋憶則有兄弟互鬪于原野甥舅各畜其文銀血肉狼籍巴吞鴟禁此非慘心痛髓之事而天地之所深悼哉然而聞其害氣則姑且聽之行其不得已尤懼其境潰而無以球其子遺則原坂以阻之江河以擊之金鐵粟米鹽鹵皮革散其產以資之賢豪材勇各君其地帥其師以長之是故合者聖人之德也離者賢人之功也今戒其或離而求致其功所以因條戒絡地脈斬天寶采物傑因民志建規撫者無庸疑耳經緯而蔽自規畫矣南條之紀不得熊耳其宛壽春不足于守中條之紀不得楊劉曹濮河內太行不足于守東條之紀不得虎牢廣武少室熊耳不足于守江漢之紀不得荆門上庸襄陽斜皖濡須不足于守坤維之紀不得武都天水仇池陳倉不足于守武林汝海餘氣也不阻太湖不足于守五嶺窮於蠻中餘氣也不左洞庭右彭蠡不足于守用文之國士馬伏龍數戰以逞魄浸耀氣浸衰而不知因長以攻瑕者不足于守珍先王之典器葆其訓物崇廉恥教臣民厲風軌敵奇虐武健以邀輔皇天而故反其道諸子霸者不足于守魚鹽稅穡錦綺瓊象宅其地登其盈以爭長靡麗穉蕩民心而弱敗之不足于守不制其臣不珍其寶盜竊劫步禍發堂廉投敵閒而乘之或懲其道下猜下離自棄其輔偏一於此不足于守此十一不守者賢者所必鑒也故地有必爭夫有必順氣有必養道有必正道有必反物有必惜權有必謹輔有必獲取必八術以遂其功所以慈愛餘民揀選氣于十天一抑可以爲百年之謀矣詩曰既順迨宣而無水敷順民之離邊以經其畛畔遇救殘劉消弭嗔怨公劉之所以延天篤也或曰天地之數或三或五三百年而小變千五百年而大變絲軒轅迄築千五百年禪讓之消放伐變之繇成湯迄漢千五百年封建之消離合變之繇漢迄乎祥興千五百年離合之消純雜變之純以紹合離以紹離純從

同維亂異同類主中國□□□□各往其復各泰其否然則授天命以振三維者非巽掖中區宰制清剛作智勇
之助駭悍磔駁之氣固不能早絕純維之消反之于太古軒轅之治後之治也而無所俟焉嗚呼非察消息通晝夜
範圍天地而不過者又惡足以觀其化哉

